

# 故事,还在延续……

□ 刘士裕

故事的主人公是著名版画家董健生先生。

2003年,他在河北画院工作时,我曾访问过他。退休后他回唐山卜居,我们接触的机会就逐渐多了起来。

这位版画界前辈讲述他的个人经历、艺术感悟,时而舒缓、时而跌宕、时而甘醇、时而苦涩,娓娓道来,如同讲故事一般,总能引起共鸣。把那一段段感人的故事联结起来,便是他漫长而修远的艺术旅程。

## 先“结婚”,后“恋爱”

董健生自幼迷恋绘画,但直到升入滦师才接触美术教育,尽管每周只有两节课,却足以点亮他的油画梦。毕业后,经市群艺馆馆长李卓升鼎力举荐,他如愿进入群艺馆工作。为避成名成家“名利思想”之嫌,他只能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学画油画。但白天拿出来一看,颜色发生很大差异,为此他苦恼过。

1961年冬天,早年在延安“鲁艺”就教、曾任《人民画报》社副主编的老版画家胡考先生由北京下放唐山,见状诚恳地对他说:“颜色在不同光线下的变化非常微妙,你这样画违背科学规律,还是搞版画吧,白天晚上都能搞。”一句话令董健生茅塞顿开。当时他尚不知版画为何物,既不了解,又无兴趣,更无感情。就觉得先生的话在理,虽不情愿,也只好接受。从此,他便眼不离画稿,手不离刻刀,与版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回顾这段经历,董健生风趣地说:“我和版画是先‘结婚’,后‘恋爱’。虽不是青梅竹马,但多年从未移情他处。随着时间推移,我对版画的感情越来越深,如今已白头偕老,并且‘儿孙’满堂。”

## 《秋到山庄》,一碟小菜

街头运粮的毛驴、屋檐下的玉米垛、墙角的南瓜、街口聊天的老人、远飞的大雁……这便是黑白木刻版画《秋到山庄》表现的太行山区农村生活场景。

1980年秋,董健生到河北涉县采风。这里山多地少,哪怕一小块平地,也要垒起石阶,种上庄稼或果树。农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、辛勤劳作,就连妇女都能扛起七八十斤粮食,毫不费力地登梯上房晒新,孩童和老人同样能担起沉甸甸的水桶,自如地走在山石小路上。但他们对生活从不苛求,靠一双手自食其力,为社会创造着财富。

一次,有位农民打量正在画画的董健生,说:“你们城里多好,我们这里有什么好画的?”他恳切地说:“还是你们这儿好,山美水美,人更美。”董健生告诉我,《秋到山庄》所表达的正是太行山区农民勤劳淳朴的品格。1982年在瑞典举办中国版画展时,因这幅作品具有典型的民族性、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,而被印在了海报上。他说:“如果把美术园地比作一桌盛宴,那这幅作品就是一碟淡

雅的小菜”。

## 对小花,他动情了

1981年,省美协组织到苍岩山写生。画家们游走于断崖绝壁、楼台殿阁之间,唯独董健生在山岩背阴处久久不肯离去。原来他在一块硕大无朋的岩石裂隙下,观察一株柔弱的黄色小花。小花凭借石缝中少得可怜的泥土和阳光,弯着身躯,顽强地成长着、绽放着。董健生用手试着拔了拔,小花竟像尼龙绳结实,且富有弹性。联想起家里娇生惯养、全家人百般呵护也长不好的“名”花,他被这无名小花深深地感染了,动情了。

啊,可爱、可敬的小花!它没有任何索求,奉献出的却是它全部生命。瞬间芳华,回馈自然,感恩大地,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艺术真谛嘛!董健生说:“喷薄的激情,使我不能自己。回来后,马上找来一块从未雕饰过的粗木板作主板,用纸板作套色,岩石上的青苔是用丝瓜瓤代替油墨滚子‘乖’上去的,而花瓣则是彩笔勾勒出来的。”这件套色木刻版画作品《小花》一经面世,便感动无数人,好评如潮。

## 进了央美,又能怎样

学生时期的董健生,上中央美院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。1978年,文化部相关部门三次来信,通知他去央美参加恢复高考后首届研究生班,出于种种顾虑,他放弃了。1981年,央美开办全国中青年版画骨干进修班,董健生应招入学。

入学后两件事给他很大触动。一是院长古元先生看到他正在教室里画人体素描,满脸严肃地说:“你怎么来这儿画这些。美院教不出能搞出《小花》那样作品的学生。你快回去吧,到太行山去画你的《秋到山庄》!”二是徐冰老师闲聊时问他:“您来这学习有收获吗?”答:“有。”又问:“什么收获?”答:“学到不少没见过的东西。”随后老师语气沉重地说:“您的好东西怕是就要丢掉了!”董健生深有所悟:“看上去,这一年的进修只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夙愿,没有实在意义。或许这个认知就是来央美的最大收获。”于是他重新审视自己,决定走自己的路,毅然背起行囊,回到太行山,回到陕北,回到他所熟悉的农民中间去!

## 《大器》,璀璨的明珠

在燕山脚下长大的董健生,对长城再熟悉不过了。2000年,当他再次登临燕山,举目远眺,巍巍长城就像一条巨龙,蜿蜒起伏伸向远方。刹那间,他浮想联翩……

燕山归来,董健生不淡定了。他梦幻般地沿着长城砌筑的时空隧道,对历史与现实、自然与人类、社会与人生进行了全方位思考,并倾其全力,创作了黑白木刻版画《大器》。董健生说:“为了表达内心的激情情感,我已不顾是否合理,将长城解构、抽

象成近乎几何体块,积木般无序堆积组合,并舍弃长城所依附的环境,追求画面的极度单纯,以赋予它庄重、庄严、深远的意境。”这时,他完全摒弃自然主义再现表达,通过时空错位、符号化处理,远近景叠加等全新手法,追求一种既非风景又非风情的别样图式。

当我们面对《大器》时,它向我展示的是作者内心对长城挚爱与敬畏的情感世界,以及蕴含其中的中国文化精神。如果说,长城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,那么,《大器》便是董健生艺术生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## 波士顿,“中国风”

2003年3月,董健生作为中国版画家唯一代表,出席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国际版画会议。开幕式上,主办方安排董健生作首席发言。他抛开已准备好的讲稿,以自己的创作经历、作品背景为主线,侃侃而谈,多次被同行热烈掌声所打断。会议期间,他应邀到波士顿美术学院、威斯理女子大学、西门子大学等单位报告、演示达11场次,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“中国风”。著名艺术评论家安迪博士激动地说:“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精彩的作品面世,您的创作历程就是新中国美术创作的缩影。很了不起,这在当下是极少见的。”

这次波士顿之行,令董健生先生感触良多。他说:“我在美国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,彰显了世界对中国艺术的向往与尊重。就版画而言,美国在铜版、石版和网版画方面,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长处。但手工木刻版画,特别是黑白版画,中国显然更胜一筹,并与西方版画拉开了距离。因此我们更应增强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,发展保持好我们的传统优势,自立于世界之林。”



## 梦回陕北,一抹余晖

在董健生的画案上,摆放着一本油画、彩绘画作品集。他笑称这是自己“满头银发,沟壑纵横的老脸上洒落的一抹夕阳余晖”。

董健生曾多次扑向他称之为“贫瘠的沃土”的陕北黄土高原。每次采风归来,陕北农民苦涩中的欢乐与理想、平凡中的伟大与崇高,令他久久不能释怀。进入迟暮之年,他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和急切,在人生行将而至的尽头,只能惜时如金,梦回陕北,用操刀的手重新拿起画笔,随心所欲地去陈述他心中流逝的岁月。

用董健生自己的话说,他的油画、彩绘画是“远离‘规矩’,以‘我’为法,以‘心’为经。只要合我的情,合我的意,我随意造型,依心赋色,辗转时空,平面构成。一切依附心灵,画印象,画感觉,画理想,画精神,放飞自我。”观其画,在不经意间,他会把你带回陕北《沸腾的山河》,来到《奶奶儿时的故乡》,见一见《牧羊姑娘》,听一听六条汉子吹响的《古老的歌》……董健生终于以一幅幅圆梦的油画、彩绘画,登上他艺术生涯的又一座高峰。

在董健生的画册里有一幅《奔驰的小兔》,画面空旷的大山躯体之上,有一个放大的瞳孔,里面一只小白兔在奋力奔跑着,他说这只小白兔就是自己。如今已米寿的董健生先生,深知岁月不饶人,但在追梦的路上仍在踔厉前行。

生活在继续,故事也在延续……

# 我的客家人北方情缘

□ 徐兴信

面对乐亭县地图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,提笔写下这段文字,以记录我与孙中山先生之间那份跨越时空的特殊联系。我们皆为客家人,这一共同的身份,让我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一份独特的归属感。

孙中山先生,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伟人,提出了在乐亭海边建设北方大港的宏伟构想。乐亭,这片位于渤海之滨的土地,不仅是李大钊先生的故乡,也因孙中山先生的远见卓识,成为我人生旅程的重要驿站。

我自珠江上游西江边而来,带着客家人的坚韧与执着,扎根于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。虽然我并未直接参与北方大港的建设,但那段岁月,我却以自己的方式,参与其中。我通过宣传工作,努力为大港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;也在这过程中,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。

20世纪70年代,我首次踏上乐亭的土地,那时的我还年轻,满怀理想与抱负。在李大钊先生的故乡,我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。我在这里工作、生活,喝滦河水,观海听涛,与当地人民共同奋斗,那份深厚的情感,让我难以忘怀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酝酿在乐亭县王滩海边筹建北方大港,我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,1989年6月我主编封面有李大钊手迹“乐亭”的宣传画册,画册中引有孙中山提出建“与纽约等大”的北方大港语录,配的照片是当时沙滩上只立着的为建港收集资料的气象观测小楼,从此起步宣传建港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北方大港的建设如火如荼。我虽未能亲临施工一线,但通过各种宣传形式,将孙中山先生的宏伟蓝图传递给更多的人。我用笔记写下从筹建到通航的过程和故事。我写的《读港记》被收入建港书册。用热情文字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。

伟人李大钊和孙中山的名字与乐亭县连在一起,声名远播。我任职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后,又当县政协主席,坚持边组织开展热爱乐亭乡情自我教育,边宣传人杰地灵之乐亭。1989年北京电视台拍摄电视剧《李大钊》,由李雪健主演,讲述了李大钊的革命事迹。在拍摄过程中,剧组到乐亭县座谈,我介绍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在大钊家乡建北方大港,并建议剧中加入李大钊与孙中山关于“北方大港”的密切对话情节,后来看到这一情节,我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

我退休后,常到港区游览,一次随县退休老干部们去参观新建的海韵广场,设立孙中山塑像,“有韵无魂”,让人遗憾。趁一次活动与开发区区党委书记见面,向他建议建立孙中山塑像,他静听。后来在小河边公园立了高19.19米的孙中山先生塑像。我带领乐亭文化研究会同仁前往瞻仰,心中念着伟人听懂的客家话。后来报纸上发表了 my写的《瞻仰孙中山先生》一文。

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,我所做微不足道,却感受到了那份创造历史的荣光。如今,回望往昔,我深感自己虽不直接参与建设,却也与这片土地共同成长。孙中山先生的远见与胆识,李大钊先生的革命精神,以及唐山港的崛起,深深地影响筑就了我走过的人生之路,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为自己是客家人而自豪,更为能在这片热土上留下自己的足迹而感到欣慰。

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将继续传承客家人的优良传统,不忘初心,愿我晚年写的文字,能为后来者提供一份历史的见证,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一抹文化的色彩。

## 史林折枝



## 《货郎图》

黄小峰(著)  
河南美术出版社

本书对南宋宫廷画家李嵩的《货郎图》系列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细致、新颖的全面阐释。以百物杂陈的货郎担为中心,在逐一辨识所有货物的基础上,书中进行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,从图像史到社会史,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踪。书中分为若干章节,分别围绕医药、祭祀、茶酒专卖制度、元宵表演、亲子图像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有趣的考察。精简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融为一体,使得本书展现出图像研究的特殊魅力。

# 一树木棉红尽花

□ 王艳

## 卷中物候

《木棉袈裟》,是一部很火的老电影,我没看过,但对电影名字一直好奇。

袈裟便是袈裟,棉花便是棉花,木棉袈裟,是怎么回事儿呢?

原来木棉是南方的一种树木,生长在海南、广东等亚热带地区,北人多不识。

它的树干,高大挺拔,所以诗人舒婷在《致橡树》中说:“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,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”,以此来寓意女子的勇敢独立。

木棉的花朵,花瓣挺括,颜色深红,春夏开满树,只花无叶,望之灿然如绶锦。“几树半天红似染,居人云是木棉花。”“相思在望登楼怯,一树木棉红尽花。”像无数火炬熊熊燃烧,故有“英雄花”的美誉。

木棉花,又叫“红棉花”“斑枝花”“攀枝花”。叫它斑枝,是因为木棉枝干上多苔文、如鳞片。后“斑枝花”因音讹,演绎出“攀枝花”之名,更有直耸云霄的气势。小时候,妈妈教我哼唱过一首电影歌曲:“你看那山岭上一片红霞,那不是红霞,是火红的攀枝花。攀枝花,英雄的花,不灭的火焰,胜利的火把……”我不知道它是哪部电影的插

曲,后来看电影《刑场上的婚礼》,一对年轻的革命伴侣戴着脚镣,站立在高大挺拔的木棉树下,把刑场当礼堂,把枪声当礼炮,牺牲时,新娘手中紧紧握着一朵火红的木棉花……禁不住泪流满面,觉得这首歌,这朵英雄的红花,就应该送给这位最美丽的新娘。

攀枝花,也是一座城市的名字。这个名字,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四川金沙江畔发现了一座大型铁矿,因该处有七户人家和一棵攀枝花树,地质勘察队就把那里标注为“攀枝花”,“花是一座城,城是一朵花”,以花为名,充满了故事性和浪漫色彩。

说文文章开头的疑惑,木棉袈裟,是怎么回事儿呢?

清光绪时《广州府志·舆地略》载:“土人以中春种吉贝核,五、六粒一坎,以土掩之。五月即生花结子,壳内藏有三、四房,烈日中开房,有棉花垂下,洁白如雪。绞去其核,纺以为布,细腻精密……”吉贝,为古代“棉”之称谓。岭南一带的吉贝,应是木棉,它硕大的果实,在太阳的暴晒下裂开,从果壳里会垂下洁白的棉絮,可做织布之用。木棉袈裟,即用木棉棉絮织成。农女捡拾木棉果实,用手指将棉籽和棉絮捻搓分离,再把棉絮一丝丝接起来,用纺锤一点点纺织成布,其布明净,皓若白雪。

古诗中有“闲田不种木棉树,卒岁可

怜无褐衣”“月色夜夜照纺车,木棉纺尽白雪纱”等词句。唐代王朝繁荣强盛,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,其中包括南洋地区的“昆仑儿”,家蓄昆仑奴,成为当时贵族的习尚,唐代“张水部”张籍有一



(丰翠松 绘)